

渊源—园苑.....第一章摇摇从刚懂事起,一听到这几句,他就两手抽搐,疼。可是十根指头好好的,一个不缺损。这个疼在心里,是祖先留下的,一疼就想起仇人,想去抓刀,或者弓箭。

园愿—园愿.....第二章摇摇在塔里忽台的梦里,也速该是一只鹰,在他头顶上盘旋,但不会扑下来啄他;而这个女人像一只兽,叫不出名字的,白,庞大柔软,敏锐,阴郁,沉默,傲慢。她不袭击你,却叫你感到某种无名的恐慌。

园怨—园怨.....第三章摇摇他左边的膝头上放着弓箭和刀,右手胳膊挽着四匹马的缰绳。狼群正围拢过来,一点一点地挪,悄无声息。

缘园—园园.....第四章摇摇现在,蒙力克是她所看到的最后一个男人。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在蒙力克的眼里,诃额伦这一刻无比的端庄和尊贵。诃额伦则觉得,他的目光像是在和一具尸首告别。就这样,原来蒙古乞颜部的地面上,只剩下了两座毡包、三个女人、六个孩子、八匹马。

别克帖刚转过山坡便碰到铁木真。铁摇摇第五章……~~园源~~—~~园缘~~
木真拉圆了弓箭指着他，什么话都不问。别克帖没躲。已经没处可躲了。

第九天的早上，那只鹰没飞走，一直在摇摇第六章……~~园远~~—~~园源~~
头顶上一圈一圈地盘旋。塔里忽台数到第九圈的时候，吩咐手下收了弓箭，准备进山涧里去收尸。他话音刚落，就见一个人直立着从山涧中走出来。

我给你一匹不生驹的白口母马，一匹摇摇第七章……~~园缘~~—~~园园~~
秃尾子马，你别嫌不好。不是我舍不得快马给你，只是防备你与人争斗，你若与人争斗，必被人追上，你懂我的意思么？我这马虽然跑不快，却是能走长路的。但我没给你备马鞍，我没给你备马鞍不是我舍不得，是怕别人认出马的主人。就算你被捉住了，就说马是偷来的。你看我没给你带火镰，不是我舍不得，我怕你路上生火，让人看见。这里有一张弓，还有两支箭，为什么不多给你些呢？不是我舍不得，是怕你路上争强好斗。两支箭做防身够用了。

图蒙—员蒙……第八章摇摇博儿术见那青年追得辛苦，便送他马奶喝了，说昨晚见这些马让好几个人赶着朝西边去了。博儿术说，给你换一匹黑脊白花的好马，咱们一起去追。说着便牵来了马，又取了刀和弓箭。

员远—员苑……第九章摇摇这个者勒蔑又说，我的父亲告诉我，您的儿子是手握凝血而生的，和我同用一个貂鼠皮襁褓。我的父亲告诉过我，说夫人答应让我做你那儿子的伴当。

员愿—员源……第十章摇摇铁木真冲在最前面，左手是博儿术，右手是者勒蔑，身后是他的哈撒尔、别勒古台兄弟。再有就是王汗和札木合的兵马。他们把蔑尔乞部从中间撕开，比闪电还快。

员缘—员圆……第十一章摇了薛凉河边，他勒住马，在泛着蓝光的冰河上判断哪一处最浅。可是没时间了，队伍从后面拥上来，发出了相互撞击的声响。他想也没想就提起马缰，扑通咔嚓，踏进了薛凉河。

员猿—员缘……第十二章摇诃额伦轻声慢语，她每说一句话，蒙力克的头就向下低一点，等诃额伦把话

说完 ,他的脑袋都快垂到地上了。就是这样 ,前面两个人低着头进来 ,扬着头出去了 ,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蒙力克在后面 ,低着头进来 ,又低着头退出了帐门。阳光落在他的背上。

每天早上 ,只要一走出帐门 ,他的脚就摇第十三章.....员缘—员苑
把他带到了札木合跟前 ,不由自主。他心里想 ,迟早有一天 ,他将再也离不开他的札木合安答了。

最后铁木真又对撒察说 ,你曾与我的父摇第十四章.....员愿—员员
亲齐肩作战 ,打败过塔塔尔人、金国人 ,在草原上有威名 ,汗位还是由你来坐吧。结果撒察没有拒绝。

我可怜的安答 ,札木合想 ,阳光刚从我摇第十五章.....员圆—员愿
的左脸照耀到我的右脸上 ,你就输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 如果你战死了 ,我会亲手安葬你在斡嫩河边 ,收拢你的百姓 ,要是有人背叛了你 ,我一定替你杀死他 ,让你出气。

他对别勒古台说 ,我只是怕可汗 ,不是摇第十六章.....员怨—圆圆
摔不过你 ,你却下这种狠手。说完就

死了。铁木真说可惜 ,你的胆子不如你的力气大。摇摇 摇摇摇 摇摇摇摇摇摇

圆缘—圆源……第十七章摇他们分别对札木合说 ,有一只天狗在东北方向 ,张着嘴 ,准备吞食月亮。月亮外面罩了一圈银甲 ,里面藏了两只毒蝎 ,尾巴指向西南。他们说三日内必有大风夹雪 ,自东向西刮来 ,风暴经过的地方暗无天日 ,灰头鸟将掉在地上 ,岩石也会被冻裂。

圆缘—圆缘……第十八章摇最硬的弓用四根牛蹄筋做弦 ,一般人的力气拉不动 ,必须够二十四分劲 ;软一点的也要十二分劲 ,用三根牛蹄筋就够了 ,那是普通的弓 ;再软一点的要八分劲 ,两根牛蹄筋做弦 ,妇女也能拉开。

圆缘—圆缘……第十九章摇铁木真走过来 ,举起手中的箭问道 ,谁用这支箭射伤了我的战马 ?他眼前的人头像被风吹动的草一样摇摆着 ,静寂无声。一个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 ,他说 ,如果射伤了可汗的战马 ,那就不是我的箭 ,我的箭射中了可汗的脖子。摇摇

在蓝色的月光下,塔塔尔人犹如一群摇摇第二章.....~~圆园~~—~~圆园~~怨
黑豹,突然蹿出来,撞倒为首的士
兵,抢夺他们的武器。从动作上看,
他们早就谋划好了,后面的人已经
解开了绳索,还有那些半大孩子们,
袖子里竟然藏着短刀。

有一天,脱鞞邻走进桑昆的帐篷,见摇第二十一章.....~~圆园~~—~~圆园~~缘
一个男人当地坐着,后腰挺拔,就知
道不是平常人。见他来了,这人不
向他行礼,也不避闪。

最英勇的博儿术落马了,徒步在沙土摇第二十二章.....~~圆园~~—~~圆元~~
上奔跑,好不容易才捉住一匹驮马逃
了出来。桑昆被箭射穿了腮,跌下马,
没了知觉。脱鞞邻只好下令收兵。

现在包里只剩下他自己了,那两个人摇第二十三章.....~~圆苑~~—~~圆怨~~
歇过气来,把脸转向札木合。于是
札木合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铁木真
的表情。

王汗的肉经河水泡发了,在乌鸦的嗉子摇第二十四章.....~~圆园~~—~~圆缘~~
里膨胀起来。第二天人们在附近看到
很多乌鸦尸体,羽毛倒竖,都是撑死的。

圖苑—猿近……第二十五章摇铁木真对术赤说,蔑尔乞人欺辱过你的母亲,是不可宽恕的。凡蔑尔乞男子,一个都不可以宽恕!

猿苑—猿怨……第二十六章摇在西方的月光下,他无意中看到,所有的马匹都头朝东站着,迎着风,连他心爱的白鬃马也不例外。

猿园—猿缘……第二十七章摇这个可怜的家伙,他到底想说什么?把应该属于我的东西再赠送给我一次?好像还一肚子委屈似的。这样的人,让他活着也是受罪。他才看了他一眼,就恶心了。

猿远—猿猿……第二十八章摇几百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个孩子是否活了下来,繁衍了多少代。成吉思汗的血液在这些人的身体里秘密地流淌着,没人知道,包括他们自己。

猿源—猿愿……第二十九章摇他把口袋展开,钻进去,没有一点透亮的地方,那个女人的手艺真不错啊。他将身体尽量舒展开来,放松。把嘴里的空气吐净。然后,他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各种声音:扑哧扑哧,嘎巴嘎巴,接着,一股热血涌进头顶。

至此,无论乃蛮人、蔑尔乞人、塔塔摇摇第三十章……~~猥~~猥
 尔人、克烈人、翁吉刺人等等,都被称
 为蒙古人。这个国家有多大呢?在
 一个中心点,朝东、西、南、北无论哪
 个方向,都要走一年的路程。

亏了你的提醒,我把该分封的都分封摇摇第三十一章……~~猥~~猥
 完了,可是我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
 人,因为他离我太近,如同眼睛看不
 到鼻子,亲爱的博儿术,我把你给忘
 啦。

天生一个苍色的狼
和一个惨白的鹿
一起渡过腾吉思海子，
在斡嫩河的源头
不儿罕山下相合了，
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罕。
巴塔赤罕的儿子叫塔马察；
塔马察的儿子叫豁里察尔；
豁里察尔的儿子叫阿兀站孛罗温；
阿兀站孛罗温的儿子叫撒里合察兀；
撒里合察兀的儿子叫也客你敦；
也客你敦的儿子叫与锁赤；
与锁赤的儿子叫合尔出；

合尔出的儿子 ,名叫孛儿只吉歹。

孛儿只吉歹的妻子名叫忙豁勒真 ,她生的儿子名叫脱罗豁真。

脱罗豁真娶了孛罗斯琴做妻子 ,他有两匹好骗马 ,一匹答亦尔马 ,一匹孛罗马。

脱罗豁真有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都蛙锁豁尔 ,一个叫朵奔。

都蛙生一只独眼 ,长在额头中央 ,能望见远在三程以外的事情。

有一天兄弟俩上了不儿罕山 ,望见一丛百姓顺着统格黎河边行来。

都蛙见那丛百姓中有个女子生得美貌 ,要素来给弟弟做妻子。

朵奔下山去看了 ,那女子果然生得美 ,名叫阿阑。

阿阑为朵奔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不古讷台 ,一个叫别古讷台。

朵奔死了以后阿阑又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叫忽合答吉 ,一个叫不合秃撒只 ,一个叫孛端察尔。

不古讷台兄弟俩背地里疑惑 :咱这母亲身边没有丈夫 ,又无房亲兄弟 ,只有那使唤的马夫 ,这三个兄弟是和谁生的呢 ?

有一天 ,阿阑母亲煮熟了蜡羊跟他们说 ,
你们的父亲死后 ,每晚都有一个黄白色的人从天窗飘进来 ,
他摩挲我的肚皮 ,把他日月般的光芒透进我身体 ,
天一亮他便黄狗似的钻出去了。

你们这三个兄弟不就是天的儿子么 ?

现在谁也看不出 ,他们中间的人将来要收管天下 ,

到了那时人们自己就信了。

阿阑母亲死后,兄弟五人分财产,哥哥们都嫌李端察尔愚弱,不把他当兄弟。

李端察尔独自骑了匹秃尾子马顺斡嫩河去了。

没有吃的,捡狼食剩的;没有住的,结起个草庵。

冬天了,李端察尔看见都亦连山来了一丛无首领的百姓,就去找他的哥哥们说,

那丛百姓不分大小,就像身体没有头,衣服没有领,容易取来。

兄弟们掳了那丛百姓,吃的和使的都有了,还有一个怀孕的妇人,

李端察尔将她做了妻子。

生了一个儿子唤作札只刺歹,后来作了札答兰姓氏。

再生一个儿子名叫巴阿里歹,后来作了巴阿邻姓氏。

.....

李端察尔同哥哥们离分了,作了李儿只斤姓氏。

《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成书于十三世纪,全书蒙古语。记述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谱系、传说和事迹,最先秘藏于内廷,不准外人阅读,后原文散失。明洪武时经翰林译员搜集,用同音汉字记述、转译,流传于世。《蒙古秘史》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享誉世界的古典文学名著。全书共 121 节,作者佚名。

第一章

员

他躺着听,在草地上,张着鼻孔,眯着眼,别人还以为他睡着了,其实没有,要是察拉合唱错一句,他能立刻听出来。但察拉合没唱错,不可能,老察拉合能唱出祖上十九代的故事,从没错过。是这些故事把他唱老了。年轻时候的察拉合长什么样子,没人见过,也速该也没见过。察拉合比他大二十岁、四十岁,或者一百岁,谁知道呢。也速该还年轻,他每次出征前必听老察拉合唱歌,他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他就是听他的歌长大的。这个老察拉合没有眼睛,靠鼻子分辨早晨和傍晚,男人和女人,不用看。

他听他唱,顺便想着心事。耳朵听歌不妨碍心里想事,可以分开,也可以合在一起,怎么都行,像平地走马,走到哪儿算哪儿。太阳累了,躺下了,扑通一声。风停了,浮尘还在空中飘,一层黄,一层蓝,一层红,渐渐重叠,沉落,在颤动的马耳朵上,狗尾巴上,又被抖落到草地上。帐篷里飘出肉香,和浮尘们掺在一起,带着土腥气,黄昏的气味。秋天的黄昏就是这个味儿。察拉合接着唱他的,

不管有人听还是没人听,从来都是这样:他想唱的时候谁也拦不住,不想唱的时候打死也不会开口。当他唱到伟大的阿阑母亲与天光相合的故事时,也速该的眼前浮现出诃额伦的脸。诃额伦不是阿阑圣母,诃额伦是也速该的妻子,纯正的翁吉刺女人,高个子,鹿眼,弯眉毛,皮肤细腻光滑。

去年,他和兄弟们打猎,在山窝后面的雪地里看到一对女人的靴印,两只靴印中间有个窟窿,拳头样大小,这是一窝新鲜的尿迹,深不见底,如同冒着热气的泉眼,穿透了冻硬的积雪。他一看,心立刻抽紧了。他还发现,不远处有一条车辙,也是新鲜的。就是那辆来自翁吉刺的婚车,被一群蔑尔乞人护着。于是,他对他的兄弟们说,这个女人是长生天^①送给我的,她能为我生一被窝的儿子!

打散了蔑尔乞人,他把她带回了蒙古乞颜部,为她换上新娘的衣服,他问她叫什么,她说她的名字叫做诃额伦。

这个诃额伦跟别的女人不一样,身上有种说不出的什么,平时翘着下巴颏,看人的眼神不躲闪。当他喝醉了酒,冲她举起拳头的时候,她不怕他,不哭不叫,就拿那种眼神看着他,说,可怜的。真是奇怪,她可怜他!她的声音不高,语气平静。更奇怪的是,她那么一说,他的拳头便松开了,自动的。再以后,乞颜部的人都传开了,也速该成了不打女人的男人。别的女人们说,凭什么呀?让醉酒的丈夫把拳头藏进袖筒,像猫一样去睡觉?她们说,男人有火气不让他发出来,存在心里要憋死人的。

别的女人怎么说,他不在乎。与诃额伦在一起,他的心情

^① 长生天,古代萨满教和蒙古人特别的指称,大意为:不死的苍天;主宰万物之灵的永恒之物。

舒畅。摇摇摇

春天 ,河额伦的肚子鼓了 ,兀孙萨满^①从她脚下的影子里看出 ,上天给也速该巴特^②送来了一个儿子。河额伦就对他说 ,也速该我的亲丈夫 ,你不要为我担心 ,听我的 ,你再去娶一个女人吧 ,在我们的儿子降生之前。

这时 塔塔尔人来了。塔塔尔是蒙古乞颜部的世代仇人。

老察拉合唱道 :

摇摇合不勒汗虽有七个儿子

都不曾委付 ,他把汗位给了相昆毕勒格的儿子

俺巴亥管了 ,俺巴亥汗为了众人的平安

要去与塔塔尔人结亲

.....

走过了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

中间是兀尔什温河

住在河边的塔塔尔人不知好

将俺巴亥汗拿了 ,送去给大金国杀了

俺巴亥捎话回来叫子孙们记着

把五个指甲磨破了

把十根指头磨秃了

也要给我报仇

从刚懂事起 ,一听到这几句 ,他就两手抽搐 ,疼。可是十根指

① 萨满教 ,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 ,信仰万物有灵。萨满的职责为主持祭奠、占卜等。

② 巴特 ,也称把阿秃 ,即蒙古语中勇士、英雄之意。

头好好的,一个不缺损。这个疼在心里,是祖先留下的,一疼就想起仇人,想去抓刀,或者弓箭。那些金国人,还有替金国做猎狗的塔塔尔人,他们每过三年都来剿杀一回^①,生怕他们毡帐多起来。这一次也速该不想躲,他打算顺着斡嫩河下去,迎到半路去截杀仇人,像刀尖横穿肋骨。愿长生天保佑他击败塔塔尔人。兀孙萨满把羊胛骨放进火中,观察它烧裂的纹路,羊胛骨吱吱地冒油,然后就出现了裂纹,一条,两条,很多条,其中有一条是横的,像刀刻出来的,把别的纹路都切断了。对了,这就是他,长生天护佑也速该巴特。于是,也速该告诉人们,为祖先报仇的时候到了。

对丈夫的决定,诃额伦不惊讶,她一只手放在鼓胀的肚皮上,另一只手握住也速该,说,上天保佑,孩子等着你回来给他起名字呢。也速该说,他的名字早有人给起好啦。诃额伦问他叫什么。他说,就是第一个死在我手的塔塔尔人。我将把他的名字取了,送给我的儿子!

天快黑了。老察拉合还唱。也速该的后背凉了。好多毡包闪出光亮,星星似的散落着。从察拉合的歌子背后能够听见传令人的马蹄声,有许多,这些人把他的号令从一个包带到另一个包,再由这个包里的人传到下一个包,越传越远。三天之后,他们都将离开自己家的毡包,聚集到他的身边来,带着各自的武器。十六岁到六十岁,所有的男人。

女人们不问什么,用不着,从刮进帐门的风中,她们闻出了仇恨的气味。她们的男人,本来就话少,现在更安静了,就那么坐着,

^① 当时金国针对漠北草原各部的“减丁”政策。

在你面前 ,让你看着面生 ,心疼。他眼睛看着你 ,心早就跟随苏鲁锭^①走了。女人们都知道 ,上天生出这些男人 ,就是为了让它们去战场厮杀、报仇的 ,你不能把他留在家里。这种时候该替他们把打仗的马刀和皮甲拿出来 ,擦干净 ,放在门口 ,把盛奶酒的皮囊灌满了 ,放在枕边。母亲为了儿子 ,妻子为了丈夫 ,女儿为了父亲。从来就是这样。

2

翁吉刺的地面上雨多、风软 ,男人们好脾气。每年他们都挑出最肥的牲畜送给邻近的金国人 ,还有最白的姑娘。翁吉刺男人舍不得他们的地面 ,不想与金国结仇 ,哪怕心里委屈 ,脸上绝不露出来。这些事情诃额伦十四岁上就懂了。她听她的祖母说 ,金人和汉人管他们叫白鞑鞑 ,还有一种黑鞑鞑在西边的地面上。黑鞑鞑们不怕金国人 ,他们胆子大 ,都是合不勒汗的子孙。那个威名远扬的合不勒汗 ,敢揪金国皇帝胡须的合不勒汗 ,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翁吉刺女人。诃额伦不傻 ,她能从祖母的话音里听出来 ,祖母羡慕那位嫁给合不勒汗的女人 ,那个女人给合不勒汗生了七个儿子。祖母还说 ,和男人不一样 ,女人天生有两条命 ,一条是父母给的 ,另一条命就是男人给的。诃额伦在心里偷偷算过 ,头一回不过十几年 ,另一回呢 ,她就知道了 ,要是活得长 ,就是一辈子。她见过金人 ,穿镶银铠甲的那种 ;也见过拉骆驼的波斯人、会看书的畏兀儿人 ,还有汉人 ,这些个男人都太精明 ,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他们脑

① 苏鲁锭 ,三岔的长枪 ,缚九根牦牛尾 ,象征最高权力 ,也是指挥战斗的军旗。

筋太过灵活,心又小,什么都不舍得撒手。诃额伦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的男人。

后来祖母做主,把她许给了一个名叫赤列都的蔑尔乞人。听说这个赤列都的哥哥名叫脱脱的,统领着鄂尔浑河边三姓的蔑尔乞部落。那天,祖母盖着三层貂皮被子也暖不过来了,有点糊涂,竟把诃额伦当成了年轻时的自己,她吐着寒气说,翁吉刺的女人生来心大,嫁就要嫁给收管天下的人,让后辈脸上有光彩。说完这话自己先脸红了,是女孩子那种羞红,从眼睛下面蔓延开去,一直到脖子下面。身穿嫁衣的诃额伦跪在祖母身边,不知道怎么才好。最后,祖母抓着诃额伦说,孩子,你吃苦了。诃额伦没听懂,祖母就咽气了,临死嘴还张着,两颊鲜红,特别好看。

脱下了嫁衣的诃额伦成了赤列都的妻子。可是,诃额伦不相信,这个赤列都就是把她再生一回的那个人,好像什么地方弄错了,不对劲。赤列都对她百般的好,好得让她害臊,没处藏没处躲。他为她脱靴子,帮她梳头,一遍一遍叫她的名字:诃额伦诃额伦诃额伦诃额伦,像唱歌。诃额伦觉得自己在做梦,一共十天。第十一天她要跟赤列都回到鄂尔浑河边的蔑尔乞部落去。

返回蔑尔乞部落的途中,诃额伦在帐车里一路摇晃,帐车里铺着熊皮,挂着毡帘,很暖和。雪被车轮轧得吱吱嘎嘎地响,几个蔑尔乞士兵在前面引路,赤列都跟在后面,西北风打在后背上,推着他们一路往前走。路上遇到的毡帐越来越少,地面越来越开阔。她吃睡都在帐车里,尿尿的时候才出去,避开人,到山后面的雪窝里。这一天,她刚上车就听见一声唿哨,像锥子扎进耳朵。她浑身一激灵。

“是也速该!快跑!”蔑尔乞兵们喊。